

本土文本



绘图 瞿滢

后窗上的爬山虎

(小说)

□倪 苡

乔一凡看着爬山虎,想着李涛手臂上的伤痕,那伤痕很有可能是女人下的手,男人下手,一般使用拳头。李涛和那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年,乔一凡只知道,李涛越来越有名,已经有跨省的学校邀请他去做讲座了,他越来越忙,常常出差。出差是件苦差事,李涛每次出差回来,情绪有好有差。情绪差的时候,他只是沉默着,从没跟乔一凡发过火。这么好脾气的男人,会惹到谁呢?

乔一凡想不出头绪,在家里来来回回走着。她担心他,心里烦透了。她拿出手机,给李涛打电话。无人接听。她打了三个电话,李涛还是不接时,她慌了。她有了去学校找他的念头。

她自从生病后,就没有去过他的学校。他的学校也是她的学校。她曾经那么美,是他的骄傲,现在她变得连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了。她化疗后,开始掉头发时,一天早晨,她刚坐起身,发现李涛站在床前,面色凝重地看着她的枕头。她扭头看自己的枕头,看见了浅蓝色的枕头上沾着两三处血色斑点。她的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所有的不堪他都看见了。

乔一凡知道李涛是完美主义者。她生病住院期间,跟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人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李涛说,好的。她在病床上常常听见他接电话时说,哦,谢谢,医生说她现在需要安静,亲朋好友最好不要打扰。

她现在怎么能去学校,给他丢人现眼呢?乔一凡给小尤打电话,在学校里,小尤是她的好朋友。

小尤,在忙吗? 凡姐啊,不忙。你在哪里啊? 在家呢。我给李涛电话,他没接,我有点事跟他说,你帮我喊他一下。

哦,凡姐,他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呢。

那好吧。谢谢。他采访完会回电话的。

没等小尤回话,乔一凡匆匆挂了电话。她怕跟人交流,她怕回答别人的问题。她也知道自己已不是一个正常人。李涛没有弃她而去,已经够好。他是公众人物,在

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提到妻子非常支持他的事业。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可以说,没有妻子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记者再问,在几年前对您的采访中,您也说过这样的话,无数观众为之感慨。现在据说的,您的妻子身体不太好? 观众朋友们也非常关心这位幕后英雄,她情况怎样呢? 李涛非常坦然地说,她身体确实不好,现在,我只要有时间就回家陪着她,她恢复得很好。这段采访,让李涛成为全市女性心中的男神。

这天,李涛一直没有回电话。乔一凡也不愿再打过去。她在沙发上躺着,看着客厅东南角的绿萝有了几片枯叶,该修剪了;挨着绿萝旁的花架上的“一帆风顺”,花和叶都有点蔫,该浇水了。她看着它们。她依然躺着。李涛有时做讲座,有时喝酒,有时上课,不接电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今天不一样,他手臂上的伤,像一根鱼刺,卡在乔一凡的喉咙里,让她不得安宁。

愁容满面的乔一凡刚闭上眼睛,就听见了开门声。李涛进来时,乔一凡立刻从沙发上坐起,有些恍惚。由于阳台上的窗帘被拉上了,客厅里光线不好。李涛进门后随手开了灯。

他问她,你不舒服吗? 乔一凡说,你怎么不回我电话?

哦。忙忘了。你不舒服吗? 没有。

那我去书房做明天的课件。 乔一凡说,等一下。

刚刚跨出去几步的李涛回过头,他的眼神那么温软。乔一凡站起来,说,我再给你上点消炎药。

李涛先是愣了一下,那样子他像是忘了手臂上的伤。他说,已经没事了。

乔一凡说,还是再上点药,小心点的好。

上药时,李涛沉默不语。

乔一凡说,这都是碰哪儿了? 这句话本身就像是自言自语。李涛没有回答这句话。

片刻,李涛说,好了吗? 明天的讲座,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准备

好,我要忙去了。

乔一凡放开李涛的手臂,看着李涛匆匆走进书房。

乔一凡心平气和地去厨房做饭,她习惯性地从冰箱里拿出章鱼,他们家冰箱里一年四季不缺章鱼,因为李涛喜欢吃章鱼。今晚,乔一凡拿出章鱼后,又把章鱼放回了冰箱。她想着李涛手臂上的伤,章鱼是海货,属于发物。不管李涛手臂上的伤跟哪个女人有关,他回来了,感觉上就跟外面女人无关了。

饭桌上,李涛不看乔一凡,专心致志地吃饭,咀嚼声有点夸张。乔一凡停下筷子看他,他依然不抬头。乔一凡看他良久,就问,那伤怎么来的? 不小心碰的。

碰到别人指尖上了? 那分明是指甲划痕。

李涛不语。

乔一凡说,我不是胡搅蛮缠的人,可你也别以为我有多傻呀。

李涛放下筷子,说,吃饱了。没什么事的,你不要多想。

乔一凡痛苦地闭上眼睛,低下头,用两只手撑着额头。李涛转身离开餐桌,又去了书房。

关于伤口的来源,李涛是铁了心不肯说了。乔一凡如果再刨根问底,就有点不够体面。乔一凡记得,三年前她头发掉光的那段时间,戴着发套。有一天夜里醒来,她看见李涛已经进入深睡眠。她拿下发套,让头皮透会儿气。哪知李涛在这时要起夜,他打开灯,看见了光着头,眼睛瞪得大大的乔一凡正看着自己,他失控地尖叫了一声。那时的李涛几乎崩溃,也没有抛弃她。她一个病人,有什么资格步步紧逼他呢?

乔一凡在床上等着李涛,她自从生病后,就远离了手机。都说长时间看手机,对这不利对那有害的。她这病身子,更是对手机敬而远之。手机于她,只有两个功能:拨打电话和知晓时间。她把手机握在手里,像个瘾君子,一会儿看一下,过一小会儿又看一下。有时中间间隔不超过两分钟。太晚了,都快十二点了。李涛还是不来房间睡觉。乔一凡越来越焦虑。就

是因为那道伤口吗? 以前的李涛出差不回家,或者在书房工作到深夜,这些情况太多了,她也没有焦虑过。

十二点。他还没来。他这是在发出一种危险信号吗? 乔一凡的偏头痛好像犯了,疼得她牙齿咬得咯咯响。

她下床,头疼得厉害,必须吃药了。她下床后,没有去拿药,倒是先去了书房,书房门紧闭。乔一凡耳朵贴着房门听了一会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轻轻推开门,李涛躺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乔一凡的闯入,惊醒了李涛。李涛说,哦? 都几点了? 怎么睡着了。说罢,他收拾办公桌的一些资料,离开了书房。乔一凡也跟着离开书房,随后,李涛洗澡。乔一凡上床。乔一凡忽然想起自己是下床找药的,可现在头真的不疼了。李涛是她的药。

次日,李涛出门前,乔一凡惦记着他的伤口,要看一眼才放心。她看见伤口愈合得很快,结上了黑黑的痂儿。她放下他的袖子,把袖口上的扣子扣好。李涛拍拍她的肩膀,出门去了。

乔一凡站在阳台上,看着李涛拖着行李箱向小区门口走去,他的背影挺拔,步履稳健。他越走越远,直到被高大的树木和楼房淹没。乔一凡心中又飘荡出不安,她转身回屋,实在没什么可以做的。她又蔫蔫地躺在沙发上,才躺了一会,她就起来在家里转来转去,心里慌慌的,她慌什么呢? 她看着她喜爱的花草,可它们也抚慰不了她的心。近两年,乔一凡身体稍好些,她的时间多得花不完。她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花草上,她养过的室内盆栽花草不下二十种,但渐渐地,所剩无几。她看不得鲜艳的花朵在她的眼前一天天枯萎,看不得一盆好好的绿植变成一堆枯叶,如今家里只剩绿萝、富贵竹、“一帆风顺”、一些难养的花草,她不再养了。乔一凡没生病时,是金立高中的数学老师,对数字有特别的偏好,闲时在家就数绿植的叶子,每个盆栽有多少片叶子,哪一天哪一盆新开出一朵花,这些她都清清楚楚。(二)

果不其然,三天后,我接到了吴有法的电话。他兴奋地说,找到了、找到了。我急匆匆地赶到吴有法家中,只见吴有法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有缺口的大花瓷碗,碗底依稀看到印有“国清”字样。

征得总编同意,我发出了第一篇新闻稿《本市一市民住宅,疑似唐朝国清寺遗址》。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我又连续采写了几篇跟踪报道,并配发了大幅出土的实物照片,引起了政府领导的重视,县长亲自批示:请县文广局现场考察,并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随后,一大批省市专家相继来到吴有法家,考察取样鉴定,国家文物局也派员到场指导挖掘。一时间老街热闹非凡,烧饼店老板忙得心花怒放,一炉又一炉的蟾山虾籽烧饼供不应求!

一年后,县政府与课题专家组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经专家论证,吴有法老宅就是国清寺遗址。而更大的一条爆炸性新闻,随后在各大媒体发布:九死一生的圆仁等来到国清寺,开启了一段中日佛教与文化交流的传奇佳话,国清寺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东海线”上目前最重要的遗产点之一。

不久,吴有法打来电话,说,“大记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宅不拆迁了,政府将对老街实施保护性开发,谢谢您!”

其实,应该感谢的是你呀,一个普通的历史老师,一个了不起的人!



江海新韵

党旗,民族的灵魂

□张士达

百年前,祖国山河满目疮痍	是党旗唤醒了全国工农大众
哀鸿遍野,然而一面红旗横空出世	指引人民奋勇向前,向前,向前
仿佛黑夜里的星辰	
照亮神州大地,国人看到了希望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满怀豪情走进新时代
历经风风雨雨的一次次洗礼	神舟飞天,蛟龙深潜,航母巡洋……
那面赤色的旗帜越发鲜艳	壮我军威,扬我国威
从南湖一艘游船出发,在南昌、井冈山	从北国到南疆,长城内外走近山,松涛不禁列阵歌唱
遵义、延安、西柏坡一次次吹响号角	走近海,浪花不禁欢腾奔涌
血染的红旗啊,召唤千军万马	党旗,那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灵魂
一路披荆斩棘,战胜种种艰难险阻	有了她,我们不怕任何妖魔鬼怪
镰刀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千秋万代不会迷失方向!
锤头砸开了三座大山	

从人间经过,首先要学会放下

——题良木画弥勒像

□刘 白

交出黄金,才能悟到菩提	常开的人
交出执着,才能得到莲花	已经悟到:空即是本原
从人间经过	大肚已经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每一个人都必须持戒修炼	
面对虚名浮利还能淡然处之的人	从人间经过
面对失去一切还能笑口	首先要学会放下
	每一个修行成功的人都是未来佛

俯瞰(组诗)

□萧萧

立夏	送往人间
文字正在走远,而大片浓阴	卷尺柔软,越缩越短
	最后成了心尖锥心的芒刺
携带岁月之清啼	印痕
覆盖了我	所有争论与嘈杂都消逝了
	只有一摊水渍
一切都在灌浆、吐露	顽固地不肯褪去
勃发,不仅是动词	
还是自然的守则,我们无力辩驳	它背离常情与时间
	多么不给面子

向即将成熟的油菜致敬	只好讪讪地笑
向风中隐隐的槐花香	和人说话的时候
献出乡愁	不露出眼睛里的潭渊

也许,万物繁盛的时候	距离
就是心灵归处	夜晚的绵针,很容易
就是我和村庄,相报一笑	刺破旧光阴
不记前仇	碎银子,撒了一地
	和寒凉的露水
	纠缠在一起

俯瞰	
清晨,透过后窗	
俯瞰街道上的人们	怀念有罪
仿佛一只只被抽打的陀螺	多余的闪电,破坏了
匆匆行色	人间安详的道义

我刚想微笑,听见神在高处俯瞰着我	多么遥远——
发出低低的笑声	我知道,即使做个星子
	共享夜空
	与月光的距离
	仍是幽渺的浩瀚

卷尺	后退
尘世有愤懑的小民	倘若今生没有电闪和疼痛
也有伤感的落叶	
不平事常八九,见刀锋学会躲避	

而心怀山河之人	我还会不会这么爱
不忙着追日,稼穡	会不会还在意
只在幽僻山径,取一卷尺	夜里突然消失的星辰
丈量石头,风声和月色	

偶尔心余忧戚	嗯。真的好难回答
将虚度的光阴唤回来	我只有反过来问——
把承受责难的慈悲,一米一米	如果不这么爱
	如果不在意人间的昏暗
	是不是就能逃脱
	电闪和疼痛